



樂書卷第五十六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云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擗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天下治也世本曰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弦堯使瞽叟授梓二十五弦之瑟為十五弦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弦莫不寓君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潔齊人情使之淳

一於行也蓋琴瑟堂上之樂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心者也故工入升堂然後受而奏之古之樂工必以瞽矇者為其精於聽者也有工必有相之者為其有眡瞭之職也周官瞽矇掌鼓瑟詩曰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由是觀之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未嘗不相湏而用此言瑟不及琴者舉大以見小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今文辯為編有脯醢不祭太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也四牡文王勞使臣也

樂書卷第五十七

儀禮訓義

鄉飲酒禮

鄉射禮

飲酒禮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周南周公之所以化聖人之事王者之風也召南召公之所以教賢人之事諸侯之風也蓋王者之正始

於家終於天下二南之詩爲之始而已王者之化至於法度彰禮樂著然後可以言成二南之詩爲之基而已今夫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后妃之德也葛覃則志在女功躬儉節用后妃之本也卷耳內有進賢之實外無干政之事后妃之志也乃合樂周南則一於后妃之事而已至於鵲巢則均一如鳴鳩夫人之德也采芣則致禮以奉祭祀夫人之職也采蘋則循法以共祭祀大夫妻之職也乃合樂召南則不一於夫人之事必兼大夫妻之事而已此諸侯之樂所以殺於王者歟然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豫焉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吟間作木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以是立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移風易俗

無自不可況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正夫婦實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之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則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爲文故也蓋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一生三則陰陽之中交通成

和而爲冲氣是樂成於三者冲氣以爲和中声所止而不流者也然樂不徒作必有禮以節之故升歌笙入皆繼之主人獻之者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

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賓出奏陔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鄉飲酒之禮賓主有事升坐乃羞而繼之以無筭爵者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也樂至於無筭繼之以賓出奏陔以示戒者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也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祓夏居一焉則奏陔夏必有鐘鼓矣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甞是謂伐德爵至於無筭而樂隨之可謂既醉矣既醉而

奏陔夏以送之則有受禮之實無伐德之愆然則先王之於禮豈不爲有節乎儀禮變祓爲陔者陔於文從自從亥昌起於山而高於山則昌山之窮者也十二辰始於山而終於亥則亥辰之窮者也階陔之陔則階之窮者也物窮而不戒危莫甚焉其字雖殊而所以示戒一也

鄉樂惟欲

鄉飲酒之禮卒樂而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賓若有尊者主人釋朝服更玄端息司正以爲賓不殺而無俎羞不必備也唯其所有而已召不必賓也惟其所欲而已樂不必具也鄉樂惟欲而已蓋鄉樂在周南不過關雎葛覃卷耳在召南不過鵲巢采芣采蘋惟所欲焉則作之不必以序興也以樂爲主而已與夫

行禮以作樂而以司正糾之使和樂而不流者異矣
鄉射亦然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
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間縮
雷北面鼓之

工升歌者也笙下管者也大夫特縣磬階間縮雷北
面鼓之特縣之磬也凡物縮則爲從衡則爲橫記曰
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是也鄉飲酒之禮凡
舉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也不徒爵而已
樂作大夫不入則所入者賓而已大夫後賓尊鄉人
之賢故也工人升自階西北面坐笙入堂下磬南北
面立主人獻工不言所在至於獻笙則於西階上以
工升歌在堂上故也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周官笙師掌春犢應雅以教祓樂鐘師凡樂事以鐘
鼓奏九夏杜子春曰客酹而出奏陔夏陔夏之樂命
以作之在樂正教之奏之在笙師鐘師者以笙與鐘
同聲相應故也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其謂是歌

鄉射禮

縣于洗東北西面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
於其君亦用禮射而詢衆庶乎鄉飲酒磬階間縮雷
北面鼓之則鄉射之禮縣于洗東北西面士特縣之
磬而已必於洗東者避射位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七終

樂書卷第五十八

儀禮訓義

鄉射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
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
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
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
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降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
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
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

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鄉飲席工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一瑟瑟先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此言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則瑟西歌歌西則樂正立于席西階東矣不歌不笙不簡特合鄉樂而已以志在射不在樂故也樂以人聲為主故合樂亦謂之歌樂貴不流故謂之正歌主人獻工左瑟一人拜受爵而餘不拜笙者一人拜盡階受爵餘不拜受以一人可以統衆故也主人爲太師洗而餘不洗以君所賜尊之也左瑟祭酒祭爲工則祭飲而已笙工則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言工又言衆工言笙又言衆笙者周

官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序官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則上瞽所謂工也中瞽下瞽衆工也笙師凡饗射共其鐘笙之樂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史胥徒不與焉則中士所謂笙也下士以下所謂衆笙也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始也歌瑟在堂上命也徙之于下所以避射也始也左何瑟右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今相之以降亦然故曰如初入王制文王世子有大樂正小樂正夏商之制也周制有大司樂樂師而無小大樂正有大師而無少師然則儀禮所謂樂正少師非周制也其

雜夏商之制歟由是知儀禮周公所作先儒之妄也
如曰不然士冠禮何以有孔子曰之文邪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

宮土音也其數八十一其聲最大固足以綱四聲覆
四方君之象也商金音也其數七十二其聲濁而次
於宮臣之象也鄉射之禮舉旌以宮尊君故也偃旌
以商卑臣故也大射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
之南又諾以商至之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聲爲節卑者以聲告事可也周禮三宮旋相之
樂有宮角徵羽而無商避其所尅而已然則偃旌以
商非周制明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
諾司射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
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
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
衆賓繼射釋獲如初

射禮成於三始則司射與三耦誘射次則三耦與衆
耦俱射終則三耦及衆耦復射誘射不釋筭俱射釋
筭而樂未作終射然後樂作焉蓋樂未作欲其容駢
出於禮也故命之曰不貫不釋樂作則欲其節比於
樂也故命之曰不鼓不釋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
又曰騶虞樂官備也鄉射歌騶虞者以其詢衆庶亦
欲官於天子樂仁而射以時也耦射則八矢八矢則
樂四終可也必五終者一節先聽也樂先以聽欲其
聞之審獲者舉旌欲其見之審如此則射而不中者

鮮矣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
奏采芣大射則公卿大夫之射也不奏采蘋采芣而
奏騶虞何也曰公卿大夫士則於諸侯為卑者也卑
者不嫌於抗尊其用王所奏之詩亦在所可也天子
沐梁而士亦用焉與此同意

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鄉飲鄉射賓之敵禮也然鄉飲之禮至於無筭樂必
待賓出然後奏陔則其禮略鄉射之禮至於無筭樂
賓興命奏陔賓降及階而陔作不必待乎賓出此其
禮又詳於鄉飲也鄉飲以湛樂為主其禮宜略鄉射
以威儀為主其禮宜詳蓋言稱也

樂作大夫不入祭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

與笙取爵于上一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大笙謂之篚小者謂之和以和為小則笙為大矣以
小為和則大為唱矣三笙一和而成聲凡四人也豈
皆下士歟所倡者多所和者寡則其聲無虧而和樂
興焉三笙一和而成聲皆其單出者也若夫雜比則
比八音而樂之聲不足道也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獲而未釋獲
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矢中人曰獲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循聲而發故也

樂書卷第五十八終

樂書卷第五十九

儀禮訓義

鄉射禮

鄉射禮

燕禮

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語

古者三耦及主人大夫射則有筭衆賓繼射則無筭

有筭者歌騶虞無筭者歌采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

終與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三終者異矣古者每一耦

射歌五終歌騶虞采蘋五終非主詩篇言之主射節

而言故也周官射人大夫以三耦射樂以采蘋五節

則主鄉大夫射而言五終不亦宜乎鄉大夫歌采蘋

可也王歌騶虞而大夫用之可乎曰大夫於天子為

充甲士於諸侯為充甲士射以采蘋為節則大夫射

兼歌騶虞皆卑者不嫌抗尊之意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王道寓於鄉如此則鄉大夫用王所奏之歌亦聖人寓教之微意也大夫雖歌騶虞不敢用王之九節亦終於五節而止不然不幾於僭乎言歌騶虞采蘋繼之以古者於旅也語既歌而語以成之也文王世子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則數而說之以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者也然則古者於旅也語豈非古樂之發然邪

燕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國君無故不徹縣大射樂人宿縣此不宿縣者燕禮輕故也春秋凡微者稱人此言樂人者指微者故也其言笙人鐘人亦此意歟

席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饌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

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
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後首者不面鼓面鼓者後首後首者擗越面鼓者執
越鄉黨之禮射主樂而飲酒主禮故鄉射面鼓鄉飲
酒後首朝廷之禮燕主樂而大射主禮故燕面鼓而
大射後首鄉言惟公所酬以賓言之也所以正君臣
之禮此與下言惟公所賜則以君臨之也所以明君
臣之義鄉飲酒主人阼階上獻工燕禮西階上獻以
非正主也鄉飲酒大師則為洗燕禮大師不洗以太
師賤也鄉飲樂正告工賓燕禮告于工者以工在則
賓至也燕禮工歌笙入而歌合樂與鄉飲同其所異
者特遂歌爾然則燕禮行君臣之義鄉飲明長幼之
序在國則君臣在鄉則長幼其義一也樂之同也不

樂論恭儉以致義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之
故也燕示慈惠以致仁故燕禮以飲則無
則無筭樂致仁故也

着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美陵賓所執脯以

出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陵夏鄉飲鄉射大射燕禮皆
出奏陵蓋陵夏之樂先王所以示戒也詩之桑扈
孝子相戒以養書之禹謨述禹九夏之樂而以戒
用威俾勿壞終焉則賓出奏陵以示戒以反為文

也賓用所執脯以賜鐘人者以燕之所樂在樂而鐘
之始作在鐘故特以賜之然有鐘未嘗無鼓言鐘
鼓可知矣以鐘鼓奏於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以舞夏實舞酒主人各其而樂
闕公受爵而奏肆夏公不爵士人亦受爵以下而樂
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堂笙入三堂

士之燕禮與鄉燕則大夫鳴笙入三堂
賓鄉大夫有上事之等賓

之而弗臣矣賓之而弗臣

易以敬也主人各各

升歌鹿鳴笙入三堂

笙入三堂笙入三堂

舞師舞師

禮言石舞則勺而已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

才舞大夏君燕其臣與四方之賓則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而舞勺燕禮輕故也勺

象武夏籥序興饗禮故重籥

禮則謂之大焉新宮之詩與經見且經見且

射有狸首燕有新宮其義一也然則兩君相見之禮

入門而縣興肆夏不預焉是諸侯之樂不敢抗於天

子而此奏肆夏何也曰饗以恭儉為主其禮嚴故不

及肆夏燕以慈惠為主其禮恕故進取肆夏無嫌也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

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君與士射則為下射降尊以就卑也君樂作而後就

物優尊以異卑也君不擗矢故授以小臣君之於物

不可徒執故藉以巾不以樂志則不必比於樂也既發則小臣受弓授弓則不必執也

若與四方之賓燕饗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四方之賓燕而有房中之樂所以致愛也毛氏釋詩以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蓋周南召南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所作則弦歌周南召南之說理固然也閔唯之詩曰鐘鼓樂之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鄭氏言不用鐘磬以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不知其據而云

樂書卷第五十九終

樂書卷第六十

儀禮訓義

大射儀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聲在其北而建鼓在西階之東南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絃

小鐘曰鐃小鼓曰鼗建鼓有跗可植者也鼓有柄可播者也蕩笙簫之屬也或言鼓或言面互相備也鐘磬之應歌者曰頌鐘頌磬其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春秋傳有歌鐘與頌鐘頌磬之義同周禮有鐘笙與笙鐘笙磬之義同先儒謂磬在東曰笙笙生也在西曰

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豈其然乎夫頌磬在西笙磬在東朔鼗在西應鼗在東是堂下之樂貴西堂上之樂上東也貴西所以禮賓上東於西階之上亦以其近賓故也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而在阼階西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而在其東又北位無鐘磬而笙磬之旁無鼗何也曰建鼓應鼗不設於東縣之南者以耦次在洗東南故也應鼗不設於建鼓之北者以北不可以縮陳故也北位無鐘磬以君於其臣備三面而已非軒縣也笙磬之旁無鼗以鼗設之於西亦所以禮賓也周禮鑄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鐃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其大無鐃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鐃大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則鐃小

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

鐘爾韋昭釋國語杜預釋左傳皆以鐃為小鐘特鄭康成曰鐃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亦以為大鐘然爾雅大鐘謂之鐃不謂之鐃又儀禮鐃從薄與錢鐃之鐃同則鐃為小鐘於理或然

燕禮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蓋賓及庭而樂作則闋於未卒爵之前公爵而樂乃作則闋於卒爵之後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以弦揜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

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
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為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
主人受虛爵數工不拜受爵坐於筵卒爵辯有脯醢不
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
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
上工皆東階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燕則工四人二瑟大射則工六人四瑟燕則小臣相
瑟者大射有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
士相上工以燕禮輕則工少大射禮重則工多也燕
則樂正先升然後工升大射則工升小樂正從之以
工少則長者帥而先工多則長者紓而後也燕歌鹿
鳴之三南陔之二閭歌魚麗之二笙崇丘之二遂歌
周南之二召南之三大射則歌鹿鳴管新宮而已以

樂書卷第六十一

詩訓義

詩序

周南國風

關雎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
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則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
至焉者也故詩之所言在志不在聲怒則爭鬪喜則
詠歌則歌也者志之所甚可而聲形焉者也故歌之
所咏在聲不在志哀則辟踊樂則舞蹈則舞也者蹈

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故舞之所動非志也非聲也
一於容而已矣樂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
動其容也是詩者志之所之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則
詩言其志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永
歌之則歌咏其聲也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則舞動其容也蓋詩爲樂之章必待歌之
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音必待舞
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歌登於堂而合奏
舞降於庭而中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化
豈有不神其神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
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
長言之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
樂以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故也此與樂記言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孟子言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也
曰自主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於終故先手
舞後足蹈自主樂之生惡可已言之則終而有始故
先足蹈後手舞周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而人舞與
居終焉豈終之以手舞足蹈之意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故孟子於鐘鼓謂之聲於管籥
謂之音也蓋聲出於情而有宮商角徵羽之別音生
於聲而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雜故情不發無以
見其聲則聲所以達情者也聲不成文無以見其音
則音所以著聲者也中正之雅治世之音也多哇之
鄭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治世之音唯

以緩則樂心所感而已故安以樂亂世之音粗以厲
則怒心所感而已故怨以怒亡國之音唯以殺則哀
心所感而已故良以思孔子曰君子之音以象生育
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厲之動不存乎體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
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為亂之風也由是觀之世異
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邪蓋其道本於
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
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
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
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
不言政其意亦可類推也此言聲成文謂之音樂記
又言變成方謂之音者蓋文有青黃白赤黑之異色

方有東西南北之異宜色異則雜比而不純宜異則
曲折而有節雜比而不純者音之澀與訛言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而成文同意曲折而有節者音之用與記
言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同意此言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樂記言情動於中又言
形於聲者蓋動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者發而中
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
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
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關雎

參差荇菜左之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

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以鼓鑼爲堂下之樂后妃之於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后妃之於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交際也后妃之於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職業憂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爲樂而不淫其於配文王之孝也何有然召南諸侯之風而鵲巢之詩終於百兩成之者不過爲禮而已畏天者保其國之事也樂天者保天下之事也周南王者之風而關雎之詩終於鐘鼓樂之者乃其樂也禮不足以言之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是以召南主乎禮而首以鵲巢夫人之德周南主乎樂而首以關雎后妃之德然則一人而兼統禮樂者其惟文王乎此先琴瑟後鐘鼓鼓鐘之詩先鼓鐘後琴瑟者蓋琴瑟者樂之常鐘鼓者樂之盛關雎主后妃樂得淑女至誠有加而無已故由常以至盛鼓鐘主幽王好樂而不厭故先其盛者所以甚刺之也

樂書卷第六十一終

樂書卷第六十二

詩訓義

齊國風

簡号

靜文

鄭國風

定之方中

王國風

君子陽陽

簡号

簡号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主者也

昔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為十有二律樂之所由始也故後世樂官以伶人名之然伶之非能自樂樂

也非能與衆樂樂也人之所令而已莫非臣也具三德者可以爲大夫之臣具六德者可以爲諸侯之臣具九德者然後可以爲王者之臣則大夫之臣一家之臣也諸侯之臣一國之臣也王者之臣天下之臣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則天下之臣而已豈特止於仕一家一國而已哉此所以爲賢之至荀卿所謂有聞道而好爲天下之人也蓋賢者能爲人所不能在朝則美政仰足以助上造成其爲君之德在位則美俗俯足以利下造成其爲民之行衛有賓者不用又使仕於伶官或公庭萬舞以示武功之容或執籥秉翟以示文德之容蓋非一人皆可以承事王者固非衛君之所能獨容衛國之所能獨有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故曰彼美公兮

方之人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周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祭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傳曰鸛山雉也蓋籥之爲器中虛而善應所以通中聲也翟之爲物備五色成章所以飾德容也古者鼓羽籥之舞必執籥於左者以聲爲陽而左陽位故也必秉翟於右者以容爲陰而右陰位故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是干舞所以爲武籥舞所以爲文則公庭萬舞者武舞也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文舞也文舞用籥翟則武舞用干戚矣記曰八佾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舞是也祭統以翟爲樂更之賤則萬舞執籥秉

者無非賤者之職也衛之賢者備文武全才彼其亡
於伶官從事於文武之舞而不以為賤者將以此
顯其才庶幾衛君能察而用之故也然而當至聖易
見之時舞於至近易察之地而衛君卒莫能見而祭
宗而用此詩人所以刺也先儒謂周武王以萬人定
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然則商頌廟鼓有數萬舞有
奕執謂萬舞始於周邪

靜女

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匪女之為美
天之貽

雅大管謂之箏聲高故也小管謂之箛聲小故也
大小雖不同要之遠為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
為終始以道六陰六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蓋有

禮之功而以文明之物旌之謂之彤弓有安人之
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凡然則有美德而以
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乎樂之為道和順積中
矣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乎不可以為偽矣貽我
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為德有禮
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
節之以禮則為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
之以樂則為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煒懌懌女美有禮
為可愛則反是者在所可惡矣有樂為可悅則反是
者在所可厭矣子夏曰衛音促數煩至淫於色而害
於德然則衛之夫人無德而淫亂詩人取是以刺之
豈不直哉傳曰禮樂德之則也

定之方中

桐梓漆受我琴瑟

爾雅曰櫨梧榮桐木蓋桐之為木其實則柔其心則
虛柔則能從而同乎外虛則能受而同乎內其究也
無我而已此所以常榮而不辱也其琴瑟之良材歟
其梧則有我而親非若桐之一於同也椅之為木其
實則梓其表則桐非梓之正也特其外同而已爾雅
以椅梓為櫨以棟梲梓為虎梓亦櫨屬也古之為琴
瑟必以桐其脊必以梓則梓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
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山有樞曰山有漆隰有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正謂此爾春秋傳穆公擇
美櫨自為頌琴孟子曰養其楸棘而捨其梧櫨豈櫨
亦琴瑟良材歟蓋榛栗所以為禮悅我口者也椅桐
梓漆所以為樂悅我心者也荀卿不云乎琴瑟以樂心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也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翻右招我由執其樂只且

鹿鳴詩曰吹笙鼓簧樂記曰弦匏笙簧則黃之為物
茅笙有焉其笙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宛丘詩曰值其
鷺羽值其鷺翻周官舞師掌教羽舞則翻之為物舞
者翳焉其羽可用為儀所以動德容也古之為樂登
諸聲音而有笙以鼓之形諸動靜而有翻以容之樂
莫大焉當周之末世內小人外君子而君子莫不相
招為祿仕閉其聲容全身遠害而已雖窮而不失其
樂焉故詩人取此以見意得意雖忘象可也
樂書卷第六十二終

樂書卷第六十三

詩訓義

鄭國風

女曰雞鳴

子衿

唐國風

山有樞

秦國風

車鄰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琴之為樂出乎器入乎
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
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

謂之離大瑟謂之灑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
宮其首主絲士君子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
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
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故
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蓋靜能勝欲好能勝惡靜好在
德欲惡在色君子以道制欲則悅德而不好色小人
以欲忘道則好色而不悅德鄭音好濫淫志淫於色
而害於德是以鄭人因時之不悅德而好色故作女
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蓋有為而言也雖然琴瑟君子常御之樂亦有所
謂不御曲禮親疾琴瑟不御是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樂記曰樂者
非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學記曰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由是觀之青青子衿童子之服
也嗣弦歌之音童子之職也弦歌之音謂之德音德
音謂之樂古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信乎嗣音不可忘矣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
也深故古之教者必以樂而終始之后夔之教胄子
文王之教世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大傳語治
之序必成於樂是樂者其學之終始歟先王之立學
校天子曰辟雍則辟之以禮雍之以樂天子之教也
諸侯曰頍宮則禮樂半於天子諸侯之教也商之名
學以瞽宗而主以樂教周之名學以成均而以大司
樂掌其法然則鄭之學校廢於鄉黨詩人責之子寧

不嗣音豈為不知務哉記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
旄謂之樂則嗣音者樂之始于戚羽旄以為舞者樂
之成也故內則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是童子之
事必至舞而後成非特嗣音而已詩人責之以不嗣
音而不及舞者以謂樂之始者且不知嗣之況為樂
之成者乎

山有樞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陳之幽公坎其擊鼓窅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為羽
坎其擊缶窅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為翽樂之過者
也二日之昭公有鐘鼓而弗鼓弗考有酒食而不日鼓
瑟樂之不及者也過則至於游蕩無度而窅丘刺之
不及則至於不能自樂而山有樞刺之山是鞠之樂

雖不可極亦不可不及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好
無荒而已此與車鄰言瑟不及琴者琴則五弦瑟則
二十五弦言瑟不及琴舉大以見之也與儀禮鄉飲
燕禮比言左何瑟樂記言清廟之瑟以見琴同意
何不日鼓瑟而鐘鼓不言日者以琴瑟常御之樂故
也與士無故不徹琴瑟同意

車鄰

既而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我不樂逝者其老
定之方中曰倚桐梓漆爰伐琴瑟則既而漆隰君子所
以為樂也東門之墀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則隰有
栗君子所以為禮也漆為樂之飾而飾非樂也栗為
禮之物而物非禮也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則並坐者
禮也鼓瑟者樂也素仲始大有禮樂之好是禮樂自

諸侯出非所以為美而車鄰美之者變中之美也昔
朱襄氏之時陽氣凝積物鮮成實故使士達制為五
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然後四時和萬物成而
天下治也出本曰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
之夔不自勝廼破為二十五絃堯使瞽瞍辨其絃而
十五之命之曰大章舜益之為二十三絃莫不寓君
父之節臣子之義固足以繫齊人情而使之淳壹於
行也爾雅大瑟謂之麗而郭璞以八尺一可為長尺
有八寸為廣言大瑟邪風俗通以五尺五寸為器豈
其中者邪爾雅徒鼓瑟謂之步然則鼓瑟鼓箏豈
戲之謂乎

琴書卷第六十四

詩訓我

秦國風

車鄰

陳國風

宛丘

小雅

鹿鳴

車鄰

陳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箏今者不樂逝者

其七

玄天道也黃地道也天道用九而九者陽數之窮也
地道用六而六者陰數之中也黃於色為中而黃則

美在其中發而為中聲者也笙竽之為物以匏為母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吹笙竽則簧鼓矣然笙之大者
簧十有九小者十有三而竽則三十六簧為三九陽
數也十陰數也大笙之數九金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金土合數也小笙之數三木數也而以陰十主之木
土合數也竽三十六簧水數也長四十二寸水火合
數也書以琴瑟為堂上之樂笙簫為堂下之樂則鼓
瑟堂上常御之樂也鼓簧堂下甚盛之樂也先鼓瑟
後鼓簧與關雎先琴瑟後鐘鼓同意秦仲有禮樂之
好如此而國人又悅之欲其與之及時娛樂豈非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哉晉之昭公有財不能用不
足以為禮有鐘鼓不能樂不足以為樂國人莫不哀
而刺之與夫車鄰悅而美之豈不有間邪

宛丘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鼓宛
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革音鼓冬至之音也土音在立秋之音也古者益謂
之在則在之為器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應中聲之
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槩
鞞其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
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死丘是缶之為樂
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王為趙王擊缶亦因是已
孰謂始於西戎乎今夫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陳
之幽公游蕩無度不擇又夏而為之擊鼓於宛丘之
下又擊缶於宛丘之道是嗜音而不知反者也既值
所執之鷺羽又值所建之鷺羽是常舞而不知反者

也豈特合樂於野而已哉彼其所樂如此然而百姓
不厭而苦之未之有也

東門之粉

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
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粉宛立之相子
仲之子娑娑其下穀且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
娑娑穀且于逝越以駸邁

男子正位乎外女子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男子
業耕女子業織生民之常職也蓋上為一下為二故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
度無冬無夏鼓舞於宛立之道則國人更化而從之
男子正位乎外以業耕而娑娑於粉棚之野女
子正位乎內以業織而娑娑於日中之市及其

夕也非特男女棄其舊業而已雖國人亦越以駸邁
然則風化之所行有以動蕩其心感移其俗亦豈有
善惡之間哉爾雅曰娑娑舞也詩言娑娑則舞而已
序兼歌言之者言歌不必見舞言舞則歌在其中矣
詩序曰永歌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鹿鳴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我有嘉賓鼓
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卦有八離居一焉音有八絲居一焉離馬也而與蠶
同祖則其音絲而已易曰離麗也麗以離為體離以
麗為用故大琴謂之離以其聲有所麗而明也大瑟
謂之灑以其聲有所麗而澤也大笙謂之巢以其列

管匏中施簧管端鳳巢之象也小笙謂之和以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爾雅曰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執徒鼓鐘謂之惰徒鼓磬謂之蹇由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為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謂之鼓不亦可乎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設音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為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吹笙鼓簧鼓瑟鼓琴皆兩言之者以笙簧琴瑟大小備舉故也笙簧象物生而有所示故以示我周行終焉琴瑟君子以樂心而已故以燕樂嘉賓之心終焉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樂記曰中心須斯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蓋禮之於君臣義之於君臣文王之於君臣不以君臣之義

而推賓主之禮以待之雖和樂且亦不出禮之閑而已與賓之初筵所謂其湛曰飲豈異致哉

四牡

四牡勞使臣之來有功而見知則說也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序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蓋君之於使臣有事功之勞不有以知而勞之不口以全君臣之道使臣之於君既受命於聘好不能與譽於四方不足以全忠信之德遣之勞之者禮也詩以叙其情者樂也君之於臣必先遣而後勞序詩者必先勞而後遣蓋所以示勸也

書卷第六十五

詩訓義

小雅

常棣

伐木

采芾

出車

秋社

彤弓

菁菁者莪

常棣

琴瑟好合如鼓瑟琴

琴瑟同音而相合而妻子好合如之故曰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墳鐘異音而同和而君民之和如之故曰天之

備民如墳如鐘常棣主燕兄弟而言妻子者以至於兄

弟必自刑寡妻始故也板主言君之於民而言天者以

君之所為天實使之故也是詩先瑟後琴者以弦多寡

序之與鹿鳴鼓鐘鼓瑟鼓琴同意開睢先琴後瑟者以

音大細序之與女曰雞鳴琴瑟在御同意車鄰曰瑟
及琴車牽言其不及瑟詩人之意各有所主爾

伐木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傳曰坎坎蹲蹲喜也樂之所由生也易曰鼓之舞之以
盡神樂之樂也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
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為文也蹲蹲舞
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於此
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為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竊嘗究周官燕樂鐘磬教之於磬師笙鐘供之於笙師
奏其樂以鐘師舞其樂以旄人歛而歌之以鞀鞀氏儀
禮之燕禮樂入設縣小臣何瑟而鼓工升卒歌笙入立
奏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是燕以示慈惠而樂固無不

舉矣觀文王燕君臣於鹿鳴其樂不過笙簧琴瑟燕朋
友故舊於伐木其樂不過鼓舞至於常棣燕兄弟未
嘗及樂其故何哉以伐木考之籩且有棧兄弟無遠而
以鼓舞繼之是燕兄弟固未嘗無樂也不然常棣之詩
何以謂之和樂且孺且湛哉鹿鳴不言鼓舞非無鼓舞
也伐木不言笙簧琴瑟非無笙簧琴瑟也蓋亦互備而已

采薇

出車

秋杜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
之出車以勞還秋杜以勸歸也

文王之時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西攘昆夷之
患北伐玁狁之難方出而行師則將役均在所遣故歌
采薇以遣之所以一貴戰之心也與甫御所謂百將一

心三軍同力同意及旋而班師則尊卑不可不辨故歌
出車以勞率歌杖杜以勞役所以明貴賤之分也與禮
記所謂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同意天地之於萬物出乎
震所以遺之也歸平坎所以勞之也文王之於將役致
義以遺之致仁以勞之亦何異此遺之勞之禮也必歌
詩以樂之樂也

彤弓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鐘鼓既設一朝
醕之

古者諸侯有功於王室天子非特賜之彤弓以旌之抑
又行獻醕酢之禮以禮之設鐘鼓之樂以樂之也周官
樂師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鑄師凡饗祀鼓其
金奏之樂典庸器師其屬而設筭簋籩亦如之由是

觀之饗禮不終朝以訓恭儉要之實主百拜而酒三行
其樂未嘗不令矣鐘鼓也然錫彤弓必因饗禮笙師饗
射共笙鐘之意也鐘師饗奏燕異禮而同樂是燕亦以
鐘鼓為主也觀文王之燕群臣其樂有及於琴瑟笙簧
燕朋友故舊其樂有及於鼓舞然則饗樂固與燕同是
詩特及鐘鼓者非不用琴瑟笙舞也所主者鐘鼓而已
先言饗之次言右之與周官大祝以享右祭祀同意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
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文武之學曰辟雍成王之學曰成均而大司樂掌其法
焉蓋辟之以禮雍之以樂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學校之
教也成王有改辟雍之名無變辟雍之實其長育人材

而成之者亦不過禮樂而已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有儀者禮也樂之者樂也然則禮樂豈不為君子之深教歟樂且有儀序所謂樂育材也我心則喜序所謂天下喜樂之也辟雍之制環之以水則所謂中沚辟雍之實也以中為義成均之實也諸侯之制半於天子其學謂之泮宮魯頌泮水之詩曰思樂泮水言采其芹所以喻禮繼之以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以為樂天子諸侯之制雖不同其教曷嘗不一本禮樂哉六月之序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而不及樂何也孔子曰不能樂於禮素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古之育人材以立於禮為始以成於樂為終是足於禮者未嘗不知樂足於樂者未嘗不知禮詩兼始終言之序特原始稱之而已

樂書卷第六十五終

樂書卷第六十六

詩訓義

小雅

何人斯

鼓鐘

楚茨

何人斯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壎之為器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壎以水火相合然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然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先儒謂圍五寸有半長三寸有半蓋取諸此篪之為器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則全於陰數而已要皆有翹焉一孔上達寸有三分而橫次之篪為一齊者也爾

雅曰大埴謂之器六箎謂之沂器則六孔交鳴而宣
譁沂則出於一孔而其聲清以辨也土王於長百而
堦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堦仲氏吹箎板詩曰天
有仲氏之意焉故曰伯氏吹堦仲氏吹箎板詩曰天
之牖民如堦如箎是堦箎異器而同樂伯仲異體而
同氣故詩人取以况焉觀周官小師教埴瞽矇播之
笙師兼箎而教之詳於埴略於箎者以埴主倡始不
得不詳箎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
乎昔暴公之於蘇公以義相友有兄弟之親以情相
歡有埴箎之樂是雖靡不有初而鮮克有終真餘耳
之光初蕭朱之際末也喪其本心亦已甚矣譙周曰
幽王之時暴卒公善埴蘇成公善箎由是觀之豈詩
人因其所善取譬邪世本曰暴公作埴蘇公作箎是

不知埴箎之作其來尚矣堦又作埴箎又作
金方而土負水平而火銳一從熏火也其中為異則
水而已一從負則一之形也箎本起黃鍾之龠如笛
而三孔所以通中聲也箎或作箎者與龠不齊故也

鼓鐘

鼓鐘鏘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喑喑淮水潏潏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

周官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禮記
晉平公鼓鐘杜預聞鐘聲曰安在爾雅云徒鼓鐘謂
之脩蓋鼓鐘之詩刺幽王為流連之樂鼓作其鐘於
淮水之上樂而忘反者也非持鼓鐘以自娛抑又伐

磬以勞人而琴瑟笙磬管籥之樂無不備舉亦異乎
先王所爲而已昔齊景公欲爲流連之樂而晏子以
謂先王無是之樂卒能出舍於郊興發以補不足作
徵招角招君臣相悅之樂是得易所謂具豫成有渝
無咎者也幽王流連而不知反曾齊景公之不若詩
人如之何不刺之邪

笙磬同音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妙有以通八卦之德顯有以
類萬物之情故離音絲其發爲琴瑟震音竹其發爲
笙乾音石其發爲磬周官眡瞭掌鼗笙磬笙師掌共
鐘笙之樂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其南笙鐘是磬與笙同爲陽聲擊應笙之磬而笙亦
應之也鐘與笙則一陰一陽而已鼓應笙之鐘而笙

亦應之也笙磬作於堂之上下異器而同音笙鏞均
作於堂下異音而同樂此書詩所以異致歟鼓鐘欽
欽雖敬而有不足之意鼓瑟鼓琴則先大後小皆以
反爲文者也笙磬同音則聲應相保而爲和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則節之以中聲而不亂皆不至慢易以
失節者也言以反爲文刺幽王之不知反言不至慢
易以失節刺幽王之不知節陳善閉邪之道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雅者中國之樂也南者南夷之樂也春秋書萬入去
籥萬武舞也籥文舞也謂之雅則聲音節奏合於雅
言雅則頌可知矣謂之南則南夷之樂言南則三力
可知矣籥則文舞言籥則萬可知矣華夷之樂雖殊
要之播於中聲之籥而執以舞之則聲容有節而不

備矣先王作樂崇德始也鼓鐘以致其敬中也鼓瑟
鼓琴笙磬同音以致其和終也以雅以南以箏不備
以致其節周官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
以和軍旅大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禮曰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蓋敬勝則乖而離必以和濟之語所
謂禮之用和爲貴之意也和勝則蕩而流必以節正
之語所謂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之意也作樂終始不
失乎禮周官所謂樂禮是已若然庸詎有流湎慢易
之患邪幽王徒有是樂而無德以宜之鼓鐘之刺曷
可已哉

楚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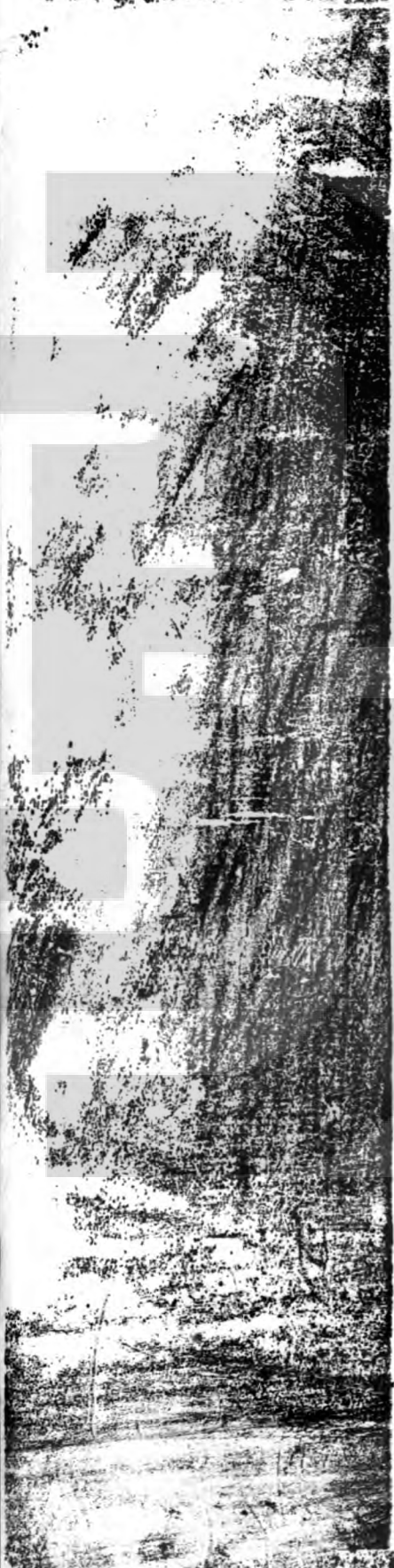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三減與盈者

禮樂之情也以進與反者禮樂之文也禮儀欲其所
備是禮主其減而以進爲文也豈卑者舉之聲者與
之之意歟鐘鼓欲其既戒是樂主其盈而以反爲文
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古之行聘禮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莫人倦而不
敢惰得非禮儀欲其既備邪以鐘鼓奏九夏而終之
以絺夏鷺夏九叙惟歌而終之以戒之用休得非鐘
鼓欲其既戒邪禮樂所施如此則其用於祭祀以交
神人亦何獨不然蓋賢君子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楚茨之時君子
思古之賢君得四海之歡心而與之祭祀我孔熯矣
式禮莫愆致誠信忠敬之謂也苾芬孝祀奉之以物

之謂也禮儀既備道之以禮之謂也鼓鐘既戒安之以樂之謂也孝子之心如此而已此所以孝孫祖位工祝致告也祭義曰反饋樂成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喻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此之謂歟

樂書卷第六十六終



樂書卷第六十七

詩訓義

小雅

楚茨

甫田

車牽

賓之初筵

楚茨

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違

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故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樂之所以迎來哀之所以送往也然則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反樂而不哀者豈孝子之情也哉哀以送往孝子之心也鼓鐘送尸先王之禮也以禮廢心則不仁以心忘禮則不智二者並行夫然後全之盡之也周官大司樂凡樂事尸出入則奏肆夏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然則鼓鐘送尸庸非奏

肆夏之樂乎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邊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似王后薦玉豆胙豆邊及以樂徹亦如之則諸宰君婦之徹有樂可知矣古之作樂鐘鼓既設未嘗不終之以舞則送尸之樂雖不言舞以鐘鼓見之也祭統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繼之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緩後祿豈非鼓舞以樂皇尸與天下樂之之意邪

樂具入奏

周官樂師凡樂出入令奏鐘鼓蓋樂之用於天下明則有燕饗幽則有祭祀先王於祭祀之末既歸賓客之俎矣又能備燕私以親諸父兄弟則仁之至義之盡也樂也者不過樂斯二者而已宗廟之禮既畢復具入奏燕私之所則鐘鼓備設所以親同姓成和樂也淇澳君子所以燕諸侯其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亦此意也古之作樂奏黃鐘者必歌大呂舞雲門奏太簇者必歌應鐘舞咸池言樂具入奏則歌舞具舉豈特鐘鼓而已哉

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古者有事於釋奠祭先師有事於瞽宗祭樂祖養老祭先老執饗祭先炊馬祭先牧食祭先飯然則於田祭田祖亦示不忘本始而已蓋備物而祭之者禮也作樂而御之者樂也然離音絲而琴瑟以之南方之樂也坎音革而擊鼓以之北方之樂也南方至陽用事而陰萌焉故萬物自是而之死北方至陰用事而陽萌焉故萬物

自是而之生甫田之御田祖必琴瑟擊鼓者以自冬徂
春農事則終而復始百穀則死而復生故作是樂以御
之各有度數存焉用是以祈甘雨則陰陽和百穀生其
於介稷黍穀士女也何有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
歛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
息老物又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詩推之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以社以方則蜡以息民之祭也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則祈年之祭也於蜡祭言禮以見樂於祈年之
祭言樂以見禮詩人之法言也

車牽

四牡駉駉六轡如琴

鄭風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則琴常御之樂也衛風曰

公庭萬舞在前上處則舞前處之樂也以六轡御四
牡和正而有節無以異於常御之琴故車牽以如琴
言之兩驂在前疾徐而有節無以異於前處之舞故
太叔于田以如舞言之

賓之初筵

鐘鼓既設舉醴說說

庶人有主皮之射而無賓射燕射士有賓射燕射而
無大射大射惟王於諸侯爲然周官大司樂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蓋
賓之初筵鐘鼓既設不過奏王夏騶虞而已奏王夏
明其大一統也奏騶虞明其樂仁而殺以時也然則
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
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大射記鐘人以鐘鼓奏陔夏

大司樂奏王夏鄉射特以鼓奏陔夏何也曰奏王夏
主王出入言之以鐘鼓奏陔夏主射節言之君尊故
有鐘鼓大夫士卑特用鼓而已考之大射記樂人宿
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罍皆南陳建
鼓在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其南鼓其南罍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
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以至瑟歌鹿鳴三終
下管新宮三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始奏肆夏中奏
騶首卒奏陔鷲是詩特言設鐘鼓者舉大以該之也
彤弓言鐘鼓既設為鄉射有功諸侯故此言鐘鼓既設
為大射擇士故也

